

西溪叢語

4
—4

民

寬
精

44.53
419

西溪叢語

姚寬輯

17928

世二、八十一。西四亞東書局 六角 G 一四三五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姚寬

發行人 王雲五
吳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溪叢語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甲

四庫全書提要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嵯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尙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劉歆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壞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簫笙之誤。皆極精審。至考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卽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睡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釵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恕爲不若是忿。二條。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熒惑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及津逮祕書學津討
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津逮
二本讐校未精學津本每
爲訂正故據學津本排印

西溪叢語卷上



宋 剡川姚 寬令威輯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𦵏。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遯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忿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忿。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恕。趙岐注云。恕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怨。豈可恕恕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忿字。恐爲正也。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二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請僧隱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清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州

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州抵潮陽。泊出守會稽。州越移葭勾章。明已上諸郡俱浚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

候者有日矣。沙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進息退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

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

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朏數魄。虛於上下弦。

息於輝腦而月見東方也。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

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

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

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

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

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

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一屬會稽。一屬

明四倅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秀

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潭。不由大江。水中沙爲潭。徒早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

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段成式西陽雜俎有諸臯記。又有支諸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曙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還着。令人不見。鬼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觀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卽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蒼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縷以縹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龜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棨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有又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暗爲答云。背闕掃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逮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爲鄴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鄴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裴劔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

時已爲郭后譏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寶植。植還度輶轎。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羣煩。江文通擬王微君詩云。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常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喚。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子久遊廬山。不聞有此。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藕。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妝色新。閒歌

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暖迺。卽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卽茂先之壻。章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菰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二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敍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

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眞屨。屨。僞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饑鼎。魯人云：眞也。齊人曰：屨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網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網繆。注云：網綿也。王粲云：網繆。清燕娛。五臣云：網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網繆乎。注云：網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遜之未濟辭云：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

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也。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豈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豈蔻之義。閱本草。豈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尙小如姪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慄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幘。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子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間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覩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誤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

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閤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禪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禪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禪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

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土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噴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問集。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

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澠人溫氏。予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綦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

樸李僧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迺入樂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妄矣。

伊南田戶店。質管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蚺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皇對舞。蒂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蒂。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帶銘云：尚方佳貢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官楊小英書，字畫頗佳，其議山陵疏中，稱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蘭，奏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

劉夢得詩有盃前膽不弱，趙綰有吞船酒膽弱。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頤也。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